

“文艺”咖啡

陆小鹿（上海，白领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因为胃不好，我不常喝咖啡。偶尔，仿佛中奖似的，喝完没什么大反应。所以，我也不禁咖啡。看到好的咖啡馆或遇到好牌子的咖啡，还是会存着侥幸心理去坐一坐、尝一尝。毕竟，咖啡怡情。

办公室抽屉里备着几包挂耳咖啡。挂耳咖啡兼具速溶咖啡的低价和现磨咖啡的口感优势，非常适合我这样的懒人。烦闷之时，沉浸在挂耳氤氲缭绕的香味中，心空就会慢慢放晴。

大多数挂耳，我是冲着文艺情怀买来的，比如曾经买过一盒“存在主义”挂耳咖啡，包装盒是用1957年报道加缪获得诺贝尔奖的法文复制报纸做成的。春日的一个周五下午，我感到极度困倦和乏味，便取出一包“存在主义”咖啡冲泡后细品。耶加雪菲香满屋，我坐在窗边，想象此时正路过巴黎街头的一间咖啡馆，仿佛看到

窗内出现了加缪、萨特、波伏娃……这种感觉很好奇，像突然切换到了另外一个空间，顷刻情绪回转。

回家乡探亲，有时我会带着电脑去西西弗书店里读书、写稿。西西弗售卖的挂耳叫小诗咖啡，盒子上印刷着经典诗歌：金子美铃的《向着明亮的方向》、茨维塔耶娃的《我想和你一起生活》，还有普希金的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。离开书店时，我就买两盒小诗咖啡带回家。咖啡配诗，时光美好。

不过，真正品尝到挂耳咖啡的妙处，还是在2022年春天的上海疫情期间。幽闭数周之后，我特别想念咖啡、甜品，甚至平时不屑一顾的垃圾食物：炸鸡、薯片乃至可乐。但这些东西属于“非必要”……当生活倒回生存状态，失去了诗与远方的情怀，整天感觉恹恹的提不起劲，做什么

事都无法集中注意力。

有一天，突然看到挂耳咖啡出现在小区的“团购日报”上。团长的开团语是：救命啊我要咖啡。备注：居家上班精力不集中，急需咖啡续命——原来，呼唤咖啡的居民太多，连团长、志愿者们也需要咖啡来提神。终于，居委会同意团购咖啡了。于是，瑞幸、Manner、皮爷、潘多乐，不论品牌，我都跟团下单囤货，多多益善。平时每天都需一杯咖啡提神的辰安已经“断粮”许久，我也许久没有喝咖啡了，哪怕喝了胃会生疼，我也想喝上一杯。街道发过两瓶德亚脱脂牛奶，泡挂耳咖啡时，倒入一点牛奶，这是疫情期间的精神加油剂。

这段时间，我搬了张小书桌放在阳台上。白天，坐在那里读书、晒太阳。一周七天，六天泡奶茶，一天泡挂耳。当目光划过一行行文字，嘴里喝着一杯咖啡色饮品，这一刻，便觉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。时间像叶落一样缓慢而悠长，让人忘掉了疫情的烦忧。

晚上，阳台上的小书桌留给辰安。一周七天，七天都给他泡挂耳咖啡，关上阳台门，留他一个人在那里安静地和总部开视频会议，或者处理未尽的邮件。辰安说，咖啡能安神，喝一杯，幸福感和愉悦感立增。

“咖啡可以是治愈的文字，可以是叛逆的猫忠实的狗，也可以是梵高，是毕加索，是萨特，是加缪，是村上春树，是雨果，是肖邦，是米兰·昆德拉……”我忘了在哪里看过这么一句话。人生有时确实需要一杯咖啡，如同我们也需要音乐、电影、文学……它们都是治愈心情的良方。